

舆地广记

龙口带“埠”地名溯源

王东超

饮饌琐记

饺子与馄饨

姜惠泉

“步”为会意字，甲骨文从一前一后的左右两只脚，会行进之意，如安步当车、邯郸学步。但“步”有一个特殊用法，指停船码头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赣水》：“赣水又东北迳王步。步侧有城，云是孙奋为齐王镇此城之。今谓之王步，盖齐王之渚步也。”守敬按：“《述异记》水际谓之步。吴、楚间谓浦为步，盖语讹耳，今俗又讹作埠。”北宋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：“岭南谓村市为墟，水津为步。”

“步”本与行走有关，与码头无关。其表水际、泊船处之义在魏晋以后的南方文献中较为常见，至今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广西、广东等省、自治区很多地方仍以“步”作地名，如石步、六步、车步、沙步、步头

等。这些地方在古代称为“百越之地”，说明古越语中“码头”之义有音无字，遂用“步”来记音。后加意符“土”写作“埗”来表示，如香港有深水埗，东莞有高埗镇，广州有炭步镇三联村乌茶埗。但“埗”字没有推广开来，只在粤语中有少量存在。

后以“埠”来代替“步”，指停船的码头。“埠”字《说文解字》《尔雅》《释名》均未收，可见其是一晚出的字。至今江苏、安徽、浙江等省仍有很多地方以“埠”作地名，如蚌埠、横埠、周家埠、下洋埠等。后有“埠”的地方多发展为市镇，故“埠”又指大城市，如商埠、本埠、外埠、开埠。

国国家地名信息库中进行检索，可以查询到我国地名中含有“埠”字的共有14763个，其中山东省以总数3833个高居榜首，但山东绝大多数地名中的“埠”与“码头”义无关。

笔者认为，这些“埠”的本字或古字当为“阜”。

“阜”为象形字，甲骨文像穴居人为方便攀爬在陡峭土崖上挖的脚窝，也像后来出现的中心柱状独木梯，古人穴居，籍此可以出入。竖穴必选择土层深厚之处，地势要足够高，以防洪涝，故“阜”后引申指土山。《尔雅·释地》：“高平曰陆，大陆曰阜，大阜曰陵。”邢昺疏引李巡曰：“土地高大名曰阜。”《释名·释山》：“土山曰阜。阜，厚也，言高厚也。”《礼记·明堂位》：“成王以周公为有助劳于天下，是以封周公于曲阜。”东汉应劭注：“鲁城中有阜，委曲长七八里，故名曲阜。”曲阜之得名是因为城中有迤逦七八里的土山。

“埠(pù)喽后”，天尊埠屯村的“埠”也读作pù。这两个村子不在官道旁，所以不是“铺”或“堡”(旧时驿站十里为一铺或一堡)的同音替代。两个村庄有小河流经，但并不临水，所以不是“浦”的音近替代。

查《龙口市村庄志》“埠子后村”条：“明朝初年称胡家庄，相传当时只有胡姓人，明末清初改为朴滋厚。后来因村前有一埠子岭，于是改为埠子后。”天尊埠屯村位于羊岚堪上，二者俱因高冈和土丘而得名。但是这两个村名中的“埠”为什么读pù呢？字典上并无此读音，只能说是地名的特殊读法了，就像安徽蚌埠的“蚌”读bèng，天津宜兰埠的“埠”读fǔ，这都属于地名的非标准音变。

地名涉及地理学、语言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、测绘学、考古学等多个领域，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地方文化信息，体现着一个地方的地理特征，记录着一个地方的重要历史事件，反映着一个地方的宗教信仰。从语言学的角度看，地名有时保留着古音、古义、方言特征以及语言接触、碰撞、融合的痕迹，是历史语言学和方言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材料。

龙口也有不少含“埠”字的村名：东莱街道的东埠村，新嘉街道的后埠栏栾家村、后埠栏邹家村、后埠栏泊子村，海岱镇（现归入龙港街道）的沙埠于家村，芦头镇的埠上村，东江街道的横埠村，兰高镇的鼓埠村、唐家埠村，文基镇（现归入兰高镇）的南埠村、河西埠村，大陈集镇（现归入北马镇）的埠下王家村、埠上王家村、埠上李家村，石良镇的东埠村、西埠村，田家镇（现归入七甲镇）的敖子埠村、店埠曲家村，徐福街道的埠子后村，羊岚镇（现归入诸由观镇）的天尊埠屯村等，全市有13个街道和镇，除了丁家镇和黄山馆镇，其余均分布有以“埠”为名的村子。

龙口境内共有大小河流23条，但并不如南方的河流一样具备航运功能，因此龙口地名中的“埠”并不能用“码头”义解释。

这种情况并不是只有龙口如此，在中

龙口北马镇有曲阜村，不知是因为仰慕至圣先师而改的村名，还是村中亦有委曲的土阜。安徽的阜阳、阜南，江苏的阜宁，河北的阜平，辽宁的阜新，北京的阜成门，这些地名俱应与土山有关。

在“土丘”这个意义上，“埠”是“阜”的后起分化字，而“阜”是“埠”的本字。

字典或词典中均无“埠”表高冈或土丘的义项，但在明清小说中有所体现。《水浒传》第五十四回：“高埠处，公孙胜仗剑作法，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个霹雳。”《西游记》第二十八回：“他却站在高埠上正然观看，只听得草中有人言语，急使杖拨开深草看时，原来是呆子在里面说梦话哩。”施耐庵与吴承恩俱是苏北人，则江淮官话较早用“埠”来表示高冈和土丘。胶辽官话深受江淮官话影响，所以胶东半岛也有很多以“埠”为名的地名，如栖霞市有荆子埠、宋家埠、前埠，莱阳有张家埠、沙埠等地名。从全国范围看，大致来说，淮河流域以南地名中带“埠”的，大多与码头或商埠有关；北方地区地名中带“埠”的，大多表示高冈或土丘。

在龙口带“埠”的地名中，徐福街道埠子后村，黄县话称为“埠(pù)儿后”或

饺子和馄饨，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，就在模样上。饺子像缩着翅膀、腆着圆肚皮的胖娃娃，敦实憨厚；馄饨则舒展着宽大的裙摆，薄翼轻盈，如同水袖轻扬的蝴蝶——明明馅料有时一样，可在我看来，那模样便已分出了亲疏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出生在胶莱河西岸的一个小村庄。妈妈是烟台人，跟随在烟台参军的爸爸回到家乡。当地人逢年过节改善生活，都不乏包包子、包饺子、煮面条，我们家还多了一项——包馄饨。

如今馄饨铺子遍地开花，是再寻常不过的吃食。可在那个闭塞的小村庄，“馄饨”二字，对于乡邻们来说，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词儿，洋气得不沾泥土。

虽说包饺子和包馄饨有时候用的是相同的馅料，但是包饺子的馅料比馄饨广泛多了。什么白菜肉丁、韭菜鸡蛋、菠菜鸡蛋、黄瓜鸡蛋等等，这些都可以用来做饺子的馅料，可是如果包成馄饨，那吃起来就差得太远。因为饺子可以塞进更多的馅料，吃起来口感比较丰富；而馄饨放的馅料不能太多，更适合用肉馅。

可在那个年代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不要说吃肉、吃馄饨，就是填饱肚子都是一件大事，所以吃馄饨就成了奢侈的事情。

那个年代，肚里没有油水，馋虫却格外清醒。平日里，苞米饼子就着咸菜能顶一天，逢年过节吃顿饺子就算烧高香了，吃馄饨？那是想都不敢想的“神仙饭”。可偏偏有一次，爸爸从集上割回一小条猪肉，窄窄的，不过二指宽。那肉躺在篮子里，我眼睛都盯得发直，我知道，今天家里要“变天”了。

妈妈把猪肉剁成一小碗肉泥，放入调料，又用细面擀了一张薄饼，把薄饼用刀切成长条，再用斜刀切成梯形的小面皮。她左手托着一把厚厚的面皮，靠在碗沿上，右手用筷子轻轻挑一点肉馅放到面皮里，两只手一卷一捏，一只馄饨就包好了，放在高粱秸做的盖子上，像一群展翅欲飞的蝴蝶。

等把馄饨煮熟，再往锅里放入葱花、虾皮、猪大油、酱油，最后放入韭菜，那扑鼻的香气瞬间在小屋子里炸开。雪白的馄饨、暗红色的汤汁，像是致命的诱惑。一口下去，肉汁在口中爆开，香气在舌尖蔓延，再喝上几口鲜香的汤汁，那种感觉从此刻在了我的骨子里。

和馄饨相比，饺子对馅料的要求不高，有时候青菜也能对付。那时生活虽艰苦，但青菜还是比较充足的。我小时候吃饺子和吃馄饨的方式差不多，吃饺子必定要舀上饺子汤，否则吃不下去。

我小时候，到烟台走姥姥家，有一次在大舅家吃饭。大舅妈包的饺子，给我端上一碗，碗里没有汤，我自己去舀上一些饺子汤。大舅妈看到我这样吃饺子，问我妈妈：“泉怎么这样吃饺子？是不是在家里舍不得吃？”妈妈说：“他从小不喜欢吃饺子，没有饺子汤，他吃不下去。”

有一次到芬表姐家里去吃饭，表姐知道我爱吃馄饨，就包了猪肉海鲜馄饨。表姐夫在吃馄饨的时候，把馄饨中的汤汁都倒出来，就像吃饺子一样。我看了很诧异，问道：“这样吃馄饨和饺子有什么区别？”表姐说：“他从小到大都这样吃。”我说：“这跟我的吃法正好相反。”说得表姐和表姐夫都笑了起来。

后来，我对饺子没了儿时的抵触，干吃也能吞下一大盘。可馄饨那样吃不行，少了那碗调汤，便觉得魂儿丢了。如今调汤的配料比当年丰盛得多，有时甚至加紫菜和蛋丝，可无论怎么添减，我总要叮嘱一句：“猪油别省。”只有那一勺白腻的荤腥化开，碗里浮起油花时，我才觉得，还是那个味儿。

葱花、虾皮、一勺雪白的猪油，滚水一冲，香气“轰”地炸满屋——那味道和儿时的一模一样。只是如今灶台边，再没有妈妈托着面皮、用筷子尖儿点馅的身影了。我端着碗，热气扑在脸上，恍惚间又成了那个趴在锅沿咽口水的小男孩。